



牧隱文稿

8

廿五

~ 20
2464
2



牧隱文集卷之一



記碁

先正於他藝一不留意獨於碁粗得其妙而當世之
能者或見推焉然家不置其具也予始孤自都下還
鬱邑廢業既練整書秩因得碁子視之其一海介質
白文黃其一石而玉潤且黑磨確精巧團之如星可
謂儒有席上珍矣然其子僅二百以波淘石克之始
足一日孫君見訪曰此吾得之釋戒弘者今先大夫
綵侍之日吾兒起而進者也回取而枚數之曰始者
三百六十裕如也今存者何其若是之少乎余觀其



24062

意似不能不慨然於其懷予乃細繹而思之雖簞甫
小物亦必有數存乎其間君子不可不知也沂流而
求之自弘而上成之者誰歟傳之者又誰歟自弘而
孫自孫而李其已失者已半之半不知過此以往傳
之何人乎漸以散逸而頓失於何人之手乎抑不知
吾儒者用之乎或為膏梁豪俠之所戲謔者乎慨念
古今細思物理能不潛然乎圓動方靜之機羸形猛
勢之論不暇及也謹記之曰白子百四十黑子百單
九因書二通一以與孫君使其著之所寓一以自
藏志其著之所自來且冀其無或失墜云

此君樓記

予家鎮江上距聖興山僅一舍嘗往來山中謁普光
長老南山公至則每以樓記為請曰先大夫絲侍之
日嘗求一言為斯樓榮而公亦欣然許之世故遷延
公竟仙去慨斯樓之不幸者久矣然則記吾樓者先
志也子義不可辭予方讀禮靡遑也今年服闋出游
場屋既歸又造其廬則又語曰自吾樓成年已一紀
餘矣今陟降于斯樓者儒幾耶釋幾耶而今壁上無
一字豈待子壯元耶且山中之景不一而樓之勝於
竹乎在焉吾故以此君名之知此君者蓋鮮吾獨有

望於子焉余於此君蓋嘗內交矣公雖不之命猶張
之况如是雁哉雖然子晚生也何敢有所說哉似賢
之說樂天記之詳丈夫之論牧之賦之備禹稱盡宜
物之狀寬夫立邪正之分與可得其情而副之墨子
瞻明於理而著之文至若晉之七賢唐之六逸又皆
藉君而有名者也其餘騷人墨客雄文傑句所以羽
翼乎此君者不知其幾也余雖欲出意以言乎貞心
苦節則必失之固而見誚於蕭散之輩以言乎送月
來風則必失之淺而取笑於篤厚之人又安得駕空
之說以求勝於故人哉吾記不作可也雖然吾獨羨

夫名禪老師定罷餘怡神放慮相與徜徉乎斯樓
之上有倚之然自竹林來靜縛客塵渙然冰釋必有
破空寂於聲聞化清涼於熱惱者矣此君之助不既
多乎予於是不可無言矣南山吾先人晚歲方外
之交也人有問公於予者予輒對之曰知此君則知
南山矣至正癸巳夏六月有日韓山李穡記

流沙亭記

流沙禹貢所載聲教所被者也然以名亭則吾莫得
而知之矣古之人扁其游燕居息之地固有託之名
山水或揭大美大惡寓勸戒意或就其先代鄉里以

志不忘本者遠絕之域卑惡之邦中國人物之所不出舟車之所不至如流沙者人且厭道而羞稱之矧肯大書特書載之戶牖間哉予知吾兄措意必有出人者矣天下之大聖人之化與之無窮此猶外也人身之小天下之大與之相同此其內也自其外者觀之東極扶桑西極崑崙北不毛南不雪聖人之化漸之彼之暨之也然混一常少而分裂常多固不能不慨然於予心焉自其內者觀之筋骸之束情性之微而心處其中苞括宇宙酬酢事物威武不能離智力不能沮巍然我人也則雖潛伏幽蟄於一偏之極

而其腦次度量則聖化所被四方之遠無得而外之也兄之志其亦若是乎予嘗有志四方之游今已倦矣辛丑冬避兵而東始得至寧海舟是吾外家而吾兄居之寧海東臨大海與日本為隣實吾東國之極東也今吾幸得至一隅以極其極他可及也矧流沙相對之地我舉酒其上就索為記欣然書之至正壬寅

麟角寺無無堂記

釋氏域外之教也而軼域中之教而獨尊焉何也域中之人為之也其禍福因果之說既有以動人之心而趨釋氏者率皆惡常厭俗不樂就名教繩墨豪傑

之才也釋氏之得人才如此無恠其道之見尊於世也余是以不拒釋氏甚或與之相好盖有所取焉耳今曹溪都大禪師請公新被寵命領袖九山見上于洛水之上賜坐從容可謂榮矣而視其德無異平昔信乎淡然無所累矣余游洛西諸山偶至南長僧窓公一見欣然以所住麟角寺無之堂記為請具語其所以蓋本寺佛殿據高中庭而塔左以廡右以膳堂左近右遠布置不稱是以立無之堂于膳堂之左於是左右相距均矣其為屋以楹計之為五百三以間計之為五者二此公之創立新巧也經始於辛

丑之八月訖功於今歲之七月而八月甲子為叢林法會以落之既有此屋則膳堂左偏又狹少移之就右則布置制度無可議者然力或莫能繼不能不有嗟於後之人此又公之意也余惟公信道篤故譽曰廣為善勤故事易就凡所以扶宗樹教者甚多他釋子無敢望焉矧以用未有求心之所哉是以時雖多故不輟工役承

上意行清規嘉惠後學惟恐不及公之用心勤矣敢不敬書以告繼公者哉若其無死之意居是堂者皆知之茲不論著云至正壬寅記

靈光新樓記

申君子展守靈光祛弊導和政有餘暇顧瞻館宇樓
居尚缺君曰有是我樓居所以陶埴鬱爽精意非以
觀美於人大有益矧吾守土禮接王人王人執掌王
事而每懷靡及其志固有斯須頃之樂也今余郡
既莫得陶埴鬱况無樓居何以爽精意乎予惟不得
盡享王人之禮是懼惟余父老尚謀之於是群趨競
勸鳩村苑工旬月之頃竄焉為一邑之壯觀申君其
能矣余惟靈光之得申君申君之作新樓不於昔而
於今夫豈偶然哉竹翠蓮香山光海氣映帶遠近水

滌滌又鳴其間凡登是樓者非獨忘其執掌之勞而
不滌又何以得至於斯之幸信乎其境之奇也同年
權吉夫以申君之意求余文為記予諾之而未暇今
之歸觀也微之急立為之書忘其文之拙惟以告其
為王人者焉無徒曰我王人也誰敢侮予無佚遊無
縱欲無負守土者之意斯可矣至正乙巳記

風詠亭記

尚牧使金公既作亭公館東偏致書韓山李穡問名
與記且曰誰能執熟遊不以濯尚之所困我尚祛之
子無辭焉予念辛丑冬

上南幸明年春幸尚稽時為承宣朝夕侍從及秋駕
移子清言平當暑而困于熱也其時深恨此邑自新
羅為大府何無亭榭游觀之若是乎至于今蓋未之
忘焉今閱吾同年朴猷納所錄及門人金南遇族人
金桂所稱說則是亭也爽然有濯風之想其為喜幸
何如哉夫四時之氣流行天壤間寒暑溫涼之異宜
人之所以應之者亦各有其道也然松石水泉之興
絲竹盃觴之樂有主乎中則所謂寒暑之流行於目
前者有不足以動吾之心何也喪心者外物也捨之
二者順天時放吾志者其惟風詠乎風乎舞雩詠而

歸曾次悠然無一點綴况暑雨祈寒之怨咨有可以
浼此哉使仗節剖符行過是州者得如春服既成之
際和氣洋溢尚民其幸哉敢請名以風詠若夫工役
之本末常事也然又有可書者四焉公以今歲孟夏
視事即欲脩葺館宇之頽圯者忽暴風作大木斯拔
良村山積此其一也部分群吏身自督後不煩一民
衆工效力既修公館而及亭榭此其二也初度風詠
輦糞壤審面勢訖伺既闕宛然舊址蓋其指畫深契
昔人而制作之妙則又過之此其三也莅政以還恩
威並著事輯民和群績異等功役之微亦有次序此

其四也至於繚垣為圃引水為池以種以樹顧瞻敞
豁泉峯拱衛斯亭之羽翼也略之可也後之風於斯
詠於斯以得夫吾與點也之大意者其何以報吾金
公哉併以告之金公名南得庚辰進士出八中外有
重名予愛敬之故不諱而為之記己酉十二月日

真宗寺記

至正丙午夏五月侍中柳公所營真宗寺功告畢邀
韻叔三人講其所謂華嚴法者以落其成衣鉢供
具悉新悉贖

上聞之降香幣以賁其會公卿搢紳奔走讚歎坐無
虛席者十日予始得而寓目焉襍題祝楠藻繪丹碧
不壯不庠不侈不陋象設纓蓋之飾華燈音樂之奉
粲然而完僧寮客位儼翼周衛以至庫厨之所日用
所宜者莫不精備考其肇功則在甲辰夏孟其夫日
役五百餘指其屋間計六十有奇費不官削後罔厲
民是何成之疾也公謂予曰吾志也予知之蓋記諸
予惟公祖英密公有重名至元間其後相德陵又相
毅陵身都上相十三年蓋嘗重營是寺而其葬在西
岡子孫歲時展省而寺久將圯公慨然惟念不肖孫

得以繼跡先祖實由先祖劬勞眚以覆我子孫子孫之列吾家長不克繼之罰其可辭矧茲寺在吾瑩域之中盍一撤而新之且堂之以垂我英密公之畫像以祀以報俾學佛者祝釐之餘呼無量光以贊其福乎此真宗寺之所以興復而侍中公平昔之志也侍中公一守家法既以豐名鉅量為朝德首故其克復京城定難興三禦侮北鄙也談笑從容廟堂之上易國家岌岌者為泰山之重蓋其一設言一舉事無一不式乎先祖茲寺之細曷足道耶然於是寺之興又足以見公為孝之端矣孝蓋理本撫下仁事上忠

皆於是乎出則為是寺以繼先志以報上恩其道固當然矣豈與夫眩禍福之說假祝釐之名極侈與麗傷則病民者比哉雖然世之所謂豪傑者率此之趨而不吾顧吾道也不絕如綫將誰執寺之興廢亦未有舊籍在茲不論着云

勝蓮寺記

南原府山水之勝人多稱之浮屠氏屋於其間者大抵皆據其絕特之境而勝蓮寺又為之冠康君好文與余言如是且以住持大禪師覺雲狀求記其本末余於佳山水每恨不能往游掛名其間固有所願雲

師之賢又余之所嘗慕焉者故樂為叙之寺距府理
東北一舍舊名金剛不知初於何代弘慧國師諱中
巨者自內願堂退老居之屋宇卑陋嘗欲增廣而不
能也既後大禪師拙菴諱衍昂者為甬溪之老弘慧
之徒所推讓合粹立卷契俾拙菴主之拙菴即審工
度財其募合眾緣則有宗開者實幹之改其額曰勝
蓮經始於乙丑之歲訖功於辛丑之春佛殿僧廡膳
堂禪室賓客之次庫厨之可以開計之合一百一十
一至於梵唄之具日用之需無一不完此皆由拙菴
囊鉢之儲宗開奔走之力以成者也像無量壽居之

殿中央拙菴之所_才辦而印大藏經厝之殿左右郡
人之所同施也捨奴婢若下口即拙菴所得於父母
者戊戌之秋其將示寂也以雲師於族為甥於法為
嗣付以寺事外垣尚缺雲師築之癸卯之夏山門之
事於是畢矣予曰浮屠氏不惟侈其居又謀所以傳
之後者蓋其常也今夫金剛勝蓮其名義何重何輕
而必取彼捨此哉然拙菴之必改其額者示自我始
也自我為一代再傳而為二代以至百千代可無替
也其志可謂遠矣其傳之於雲師也以親以法亦可
謂無憾矣但未知雲師之得人以傳也亦能如其師

乎否也吾懼其愈傳而愈不可保也雖然自今以往
更歷百千代勝違之境無使荆棘生焉則足矣族乎
嗣法乎嗣吾不敢知之矣拙菴姓柳氏文正公璪之
曾孫監察大夫靖之母身判密直司事李公尊庇之
外孫叅學首以選赴試中甲科歷任名山道譽藹然
雲師柳氏之甥學邃行高筆法妙一時人謂其青出
於藍云至正二十四年六月日記

西京風月樓記

上之十九年秋七月以開城尹林公長萬夫于安州
未踰時軍政具舉其冬十又一月移尹西京巡問其

道御兵撫民威惠益著明年二月進拜密直副使蓋
褒之也化既大行人樂為用迺以五月初吉卜地于
迎仙店之舊基作樓五楹塗墍丹雘五閱月而告成
望之翼如也東南衆山如在席下而江水更其前鑿
池左右種之芙蓉臨覽之勝與浮碧相為甲乙而華
麗則過之既得上黨承有韓公孟雲大書風月樓三
字以揭之而徵記於韓山李禱且曰子之靳吾記以
吾莫能名吾樓也今吾之托興也不淺子能行其義
乎余曰公之高識洪量蓋一世而有餘且其名樓之
若是也風來而無方月行而無迹浩乎莫知其涯矣

也雖道之在大虛本無形也而能形之者惟氣為然
是以大而為天地明而為日月散而為風雨霜露時
而為山嶽流而為江河秩然而為君臣父子之倫繁
然而為禮樂刑政之具其於世道也清明而為理穢
濁而為亂皆氣之所形也天人無間感應不惑故彗
倫叙而政教明則日月順軌風雨以時而景星慶雲
醴泉朱草之瑞至焉彘倫斃而政教廢則日月告凶
風雨為災而彗孛飛流山崩水竭之變作焉然則理
亂之機審之人事而可見理亂之象求之風月而足
矣今中原甫定四方無虞所謂理世也我國家及開

暇修政刑民物阜康江山清麗無適而非吟風弄月
之地况西京為國根柢控制西北人士樂業有箕子
之遺風焉而斯樓也又據一府之勝賓客之至一獻
百拜投壺雅歌風來而休爽月出而神清荷香左右
情境悠然豈不樂哉其為此太平之人也雖然鷓退
聖人筆之牛喘史氏書之所以警夫世者至矣此又
公之所以寓微意者歟非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者不
可以語此不然流連光景害義傷教君子所羞道也
後之來者尚慎之哉

南京府新置濟用財記

上之八年春出諫官益益侍中之孫知南原府未暮
政聲震東南守令之上予久欲書之付循吏傳國子
學諭楊君以時南原人也憇而憇言且信一日來語
予曰吾侯之政八人深矣不刻之金石亦不泯滅惟
所置濟用財恐易以致壞苟不使後之人知懼知戒
不可保其永之無弊願先生賜之言予於益齋先生
世受厚恩固喜其有孫之賢又嘗同寮諫垣相知益
深故忻然從揚君究其事揚君之言曰每使者索賦
急吾反縣不及辦稱貸而益之由是或破產吾侯知
其然則曰虐民有尚此哉會徵逋稅得布若干啓按

庶使之嘉之出布以助事奴婢訟于官受直者入布
口一匹吾侯善決斷所入尤多總得布六百五十疋
擇鄉校三班各一人使典之支縣之急四人者白府
官出予之不取息戒府吏無敢他用著為永式吾府
雖在山中賓客絡繹斂以委積民甚苦之吾侯知其
然則又曰虐民復尚此哉又以置財意啓按庶使得
布糴米若干舊有屯田恣吏為奸吾侯躬親其勞吏
不敢固總得米為石二百豆穀為石百五十立法散
斂存本用息度新墾之田可收七十二石者以供委
積至於什用理具既備既完合而名之曰溘用財於

是編氓無橫斂支縣守常賦利興害祛民樂其生可
無論載欵予曰仁哉然於李侯之政此其采蓋也予
不屑焉李侯以仁厚培其本剛明濟其用化一邑宜
不下穎川蜀郡其可書者不心於此然此一事亦足
見用心之勤矣未知南原之人能不負李侯也哉子
其為我論子之邑人無高談異論直舉目前事明之
病者効於醫飢者得食以活其有不報者耶民汝之
心也縣汝之支也有縣焉有民焉乃能有汝府也昔
也心與支交困甚於飢且病今也李侯既醫之既食
之而不知報汝尚人耶報之當如何無壞其法焉無

隆其志焉斯可矣揚君再拜曰敬受教李侯名寶林
乙未及第秉志惠譽有古爭臣之風其理郡亦多本
於此去至正己亥秋八月記

南谷記

龍駒之東有南谷吾同年李先生居之或問先生隱
乎予曰非隱也曰仕乎曰非仕也或者疑之甚又問
非仕非隱則何居予曰吾聞隱者不獨隱其身又必
名之隱不獨隱其名又必心之隱此無他畏人知而
不使人知一仕者則反是身必立朝廷之上而軒裳
圭組以華之名必聞海宇之內而文章道德以實之

則其心之所存形于政事被于歌詩而灼于四方矣
心可急乎哉予以是知南谷非隱之地也今先生居
南谷有田有廬冠婚賓祭之取足無心於勢利也以
矣然非以隱自居也故歲至京都訪舊故縱飲談笑
往來途中羸僮瘦馬堅鞭吟詩而白髯如雪紅頰浮
光使善畫者傳其神未必讓三峯蓮葉圖矣南谷山
可採水可釣是以無求於世而自足也而山明水綠
境幽人寂舉目悠然雖曰神游八極之表亦不為過
矣宜先生有以自樂於是也予之衰病久矣每欲歸
去來而未果也有田而近於海有廬而薄於田思得

兩全而終吾身予之望也而豈可易而致之哉先生
之為正言也僕忝諫大夫同官事忤宰相諸公皆外
遷獨猶也叨蒙異擢至今令人愧報先生屢斥屢起
位終至三品然遺愛存於民心華聞享於物望永之
李氏罕有儔羨焉是必鳴騶入南谷矣異日立大策
決大議上贊南面之化如諸葛公起於南陽可必也
抑未可必也皆天也先生名釋之先稼亭公門生及
第也嘗與予同中幸已進士科云丁巳臘八日記

道村記

廣李氏既取孟子集義之集為名而取浩然之氣為

字星山李子安說其義予又題辭其後以與之浩然
曰吾名吾字既受教矣吾之道于荒野以避鷙城之
黨之禍艱辛之狀雖鷙忍耆聞之不能不動乎色雖
然吾之所以得至今日道之力也夫叔向勝敵以名
其子蓋喜之也子身之分也猶且名之以志其喜况
吾一身乎今吾既皆更之則我之再初也道之德于
我也將終吾身而不可忘焉者故名吾所居曰道村
所以德其道也亦欲寓其出險不忌險之意以自勉
焉蓋道者知書之一也而義則竊取之如是惟先生
哀憐之忌其再三之瀆以終惠焉予曰子於鄰國之

書誠味而樂之矣其求觀聖人之道殆庶幾乎予故
不徵他書就孟子以畢其說或問舜為天子臯隆為
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
處新然樂以忘天下此雖設辭處之不過如此爾浩
然之禍雖自其身致之親老子勿抱負携持畫箴榛
莽夜犯雨露崎嶇山谷之中猶恐遠者踵至屏氣縮
縮戒妻子無敢出莽其道也亦慘矣是宜夢驚而悟
愕也方且揚之焉內以樂於已外以誇於人浩然信
非尋常人矣其中必有所主而名不虛得矣孟子曰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將餓其體膚行拂亂其所

為增益其所不能浩然信乎餓其体膚矣拂亂其所
為矣則其降大任也又信乎其可必也予恐浩然之
不得終身於遁村也若其江山風物之勝朝耕夜讀
之樂浩然自有地矣故不詳著云蒼龍丁巳九月記

安東藥院記

至正丁未秋九月安東府守臣之命下其使則今共贊
成事洪相亭由宣寧君其判官則前長與府使鄭表
由監察糾正俱被選朝鮮而行用其年冬十月十日
早朝判官先至廳事行礼向闕謝恩庭迎使之行禮
如判官謹甚退受州吏謁禮畢州之父老相慶得人

令無不行矣明年春二月二公曰天氣發揚生物始
矣稽諸月令人事為重所以備其札夫宣流榮衛以
保大和醫藥有功焉湯浴有助焉盍先諸乃相隙地
靡得其所法曹衙之廢而遺基存焉乃立屋而名之
曰藥院總於重也東廡三間所以供湯浴也西廡三
間所以供藥餌也中高堂以壓之所以待王人之至
也賓客之東西行者亦得以備其急而肘後方不足
珍矣矧其地最遠其民最淳和劑燥靈之不盡知也
冷氣之所觸而不幸焉者蓋其常也而相亭公倡之
於上鄭判官和之於下事半功倍安東永有賴焉是

不可無記也語有之不作良相當為良醫之道其
亦重哉今相亭公用其心當國矣鄭君駿之向於用
湯藥之效當不心於安東矣嗚呼其需於遠也詎可
量哉丁巳十一月日記

牧隱文集卷之一

牧隱文集卷之二

漁隱記

庶東亭之居川寧也自号漁隱歸而求予記予曰上
古聖人觀象制器吾夫子繫易取而陳之網罟畋漁
盖其一也孟子學孔氏其言曰數罟不入洿池魚鼈
不可勝食也盖天地間生物甚衆取之有其具食之
有其時所以財成輔相天地之道者聖人之事也當
其洪水之災以唐虞君臣之聖娶塗四日呱呱不子
三過其門而不入其急也甚矣獸蹄鳥跡交於中國
為民之害可謂酷矣於是教人鮮食畋漁之具尤其

取急矣而人之性日趨於嗜欲而不已於是乎有魚
不滿尺而不得粥人不得食之法川澤之間洋洋圍
國於何而躍至理之象著矣至於學校繼興作成人
材必使學者觀乎鱉飛魚躍之間深體化育流行之
妙於吾心全體大用之地聖學之功成矣至於盆魚
之樂亦有助於後學蓋有物有則無一事而非仁矣
東亭好古律已存心愛物其視聚斂培克之流不啻
犬彘汲汲以魚鼈成若之効自任今之自号蓋自川
寧始也川寧處驪江下流其地宜稼多松樹白蓮精
舍在焉金沙莊之八詠足以見風物之美其曰東江

釣魚即漁隱之地也韓文公有詩曰橋夾水松行百
葉竹床莞席到僧家整拳一手支頤卧還把漁竿下
晚以文公吾所師也吾老矣如天之福卜隣隙地當
與東亭吟哦此詩以終吾年若夫竿也絲也鉤也餌
也曲也直也筵與東亭歸而後討論焉於是作漁隱
記

寶蓋山地藏寺重修記

釋慈惠始予相遇於座主益竺先生府中長身巨頰
貌樸實而出言也直先生甚愛之其居則寶蓋山
地藏寺也先生之易簣也惠又不離側若子弟之於

父兄予固知上人出於衆髡遠甚惠嘗以寺事走京師謁公卿間名聞于中宮出錢內帑鑄梵唄之器既成乞文於臨川危先生紀寺功之本末刻之石舟浮以送之惠則奉香幣馳駟而歸立石于寺之園中大設落成之會其能矣哉歲辛丑兵燹及山中屋宇存者蓋三之一惠迺發憤又欲新之於是元朝

皇妃奉國 禧妃施殿於上下迺鐵原君崔孟孫監丞崔忠輔也政堂李公以祖翁之愛惠也判事朴侯以外舅之愛惠也遇惠也如先生之平日焉而皆施財以致重營之功之畢歲丙辰四月十五日轉大藏

經以落其成惠曰吾今老矣吾於是寺亦日勤矣不詢于時之喜為文辭者以記之則他日讀石記者安知今日之事乎今欲文之于石石不茲土出欲走燕道又不通矣吾身亦衰甚矣將書之版揭之壁間以俟後之同志焉其言悲予不忍辭也迺語曰名山寶刹無處不有必是山之厯必是寺之修亦有說乎惠悄然曰師之命也不然信如公言矣嗚呼惠也真能不負師矣問其師則真空大老也予嘗聞其為異人也而不識其面常恨之今獲與惠也語豈非吾之幸哉弟子不負師子孫不負祖吾所望也吾所望也敢

不具錄以勸來世我為記

香山潤筆菴記

香山在鴨綠水南岸平壤府之北與遼陽為界山之
大莫之與比而長白之不分也地多香木冬青而仙
佛舊跡存焉山之各以香

諸佛道場作一

普濟之游涉也蓋嘗往錫子茲及其亦寂也
弟子勝智者將奉舍利以入此山而覺清者亦師之
弟子也得舊址而屋之三楹而止功訖矣而邀師之
真垂之堂中以修朝夕之禮釋志先以覺清之言來
請予記予曰清之面吾不能記清之言入吾耳者志

先之舌也清既請于予予忘之何害清雖未之請有
先上人之口聲吾但知普濟耳餘人何如焉是以不
復詳普濟之弟子莫可數也而為普濟奔走於八歲
之後銘浮圖記真堂以謀其不朽者踵相接也從而
和之者無尊卑無智愚合而為一牢不可破是孰使
之然哉無尔吠形吠聲其勢之必至數霜降鍾鳴石
投水受感應交際之道有不期然而然者歟普濟之
所以致此必有其道矣今夫疑而羣游者幾半於國
汙而求之數百年之上其道之行也益盛然其辭世
而去也如普濟之表表者吾未之多聞也當世之奉

拳於普濟者可知已普濟在世則謗者多而及其歿也趨向之又如嗚呼人之心果誰為之主乎吾於是告志先以此語且以語清使其歸向之心益切而謀所以傳師之舍利益謹而又謹可也山之勝淨屠者多言之惜乎予之衰也無由而至其中矣併記之

金剛山潤筆卷記

普濟懶翁既入寂人始大信其道後而思慕焉况為其徒者乎韓山子奉教謨銘潤筆卷之所由作也凡七所而供養坐禪之具皆精潔致其極普濟之身雖已冥漠而普濟之道愈益光顯如此信乎其感人也

深矣金剛山舊住菴有屋無人者近三十年普濟居一夏累石為臺俯視眾峰人稱之曰懶翁臺而香爐峰在東金剛臺在南水流其下而環合之如城懶翁游天下徧觀山川入金剛山菴居如蜂房而獨於此結制其必有所取矣志林繁如志玉信元覺鋒謨所以致敬懶翁則垂其象朝夕香火飯僧十五人作佛事坐禪求悟道人人皆欲為懶翁而奔走餘隙則思惟話頭不置可謂有志者矣今以什器不足來京緣化且求記懸之屋壁以告後之人又曰坐禪千日會已於去歲三月三日起始笑終而復始後來者之事願

併記之予曰善乎林等之是舉也雖歷墨劫千日後
千日猶如一日人而得道而去者何可勝記哉擅越
名氏具錄如左己未閏五月日記

枕流亭記

廉東亭之在請中也內徙川寧縣築亭跨水偃息其
上因取漱石枕流之語以表之既還請予記予曰東
亭遇知

先生黑頭拜相所以圖報於

今上復何言不言不避嫌事不辭難黜聞汚濁之茹
納震撼擊撞之鎮定勁氣沮金石忠誠動鬼神可謂

確乎其不可拔矣雖曰竄逐于外完肌膚全性命山
水之樂適償所願則

上之所以保全之其恩如天矣是宜食息不敢忘所
以處江湖之遠而憂其君也何名亭之反於此耶將
洗其耳不願世事之聞欬將潔其身不欲塵累之及
欵東亭曰不然夫水之性清者也其氣觸乎人則徹
骨而寒矣心之昏濁於是乎澄明心之擾亂於是乎
靜定可以事上帝可以格四靈是以天一生水而為
五行之長而萬物之取以蕃皆水之功也今人朝暮
扣人之門戶求水火何也一日不可無也一日無則

人不得以保其生水之功大矣其曰枕之者親之耳
非有他也此吾之有取也幸子畢其說予嘗聞天地
間水為大故地在水上為水所載則凡有形色生聚
於兩間者皆枕乎水矣獨人乎哉今夫山巍然大矣
上極乎天禽獸草木依之以生雖有雨露之養苟非
水氣通乎其間將何以遂其生哉大華峰頭玉井蓮
是已况乎平原鉅野斷麓平林其水之出也勢也是
則人之所居非水無地人之所食非水無物水之與
人豈不可須臾之離也明矣東亭居移養移識高一
世去富貴則行乎富貴素患難則行乎患難蓋其自

得者深矣吾知夫雲散月出水流風生東亭偷然遺
世而獨立尚何富貴患難之有動於其心哉則斯亭
也天所以益厚東亭也均施四方使吾民滌煩熱通
精神踏舞上德則在乎天矣是為記

萱庭記

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釋之者曰忘憂草也字書
釋萱亦曰忘憂草也諺之言忘忘其憂也萱之從宣
宣其鬱也有鬱于心而宣之則通有憂于心而忘之
則樂樂則順乎親而親亦樂通則通于天地而天地
以平天地之平父母之樂堯舜時雍之理所以不可

及也求其理之所在則著於象求其象之所在則見
乎管一物微矣一字末矣而天理人情之昭著政體
國風之關係予嘗讀而玩之思與同志講之久矣一
日門生庶廷秀字民望來曰吾伯氏號其居曰菊坡
仲氏號其居曰東亭予以不肖僥倖科第三子之故
援例廩母吾兄弟三人同氣同心凡所以居與動也
相觀相責惟善之端竊不自量將以管庭號吾所居
願先生略述其義予故引詩而略訓其字重為告曰
天地氣也人與物受是氣以生分羣聚類流濕就燥
外若紛揉而內實秩然粲然倫理未嘗紊也士君子

必也讀書而格物則天下之事理致其明壯也事君
而理物則天下之事理歸于平蕩蕩也何累於吾氣
愉愉也何傷於吾心怡然理順渙然冰釋夫豈有一
毫之齟齬於其間哉民望年甚少學甚富又與當世
文士游習坎之大象著矣是以志之篤而不入於汗
漫行之力而不馳於虛遠反而求之心無所憂無所
鬱惟以事天地事父母而移之於吾直欲使嘉禾朱
草遍于田野其操心可謂遠矣首章不去乎伯子伯
子邦之桀子邦之桀非有他才德也順乎父母通乎
天地身親見堯舜之理而已民望勉諸

天寶山檜巖寺修造記

檜巖住持倫絕礪嘗語穡曰普漁既寂浮屠駱立石
矣寺之功宜錄始末以彰普濟所以區區是寺之意
於無窮也惟子是托耳幸無讓予曰諾未幾門人覺
田又來曰吾師既逝矣吾徒皆散而之四方矣寺之
得如前日未可知也嗚呼悲夫吾師之道非世之所能
能重輕也然寺之興替在乎後之人吾徒之能振否
也又不可以前知也嗚呼悲夫吾師之肇功於此其
指畫之地坐立之際猶夫前日也而音聲容見之邈
然吾師之闡法於此其祝禱之規捧唱之風猶夫前

日也而威儀號令之索爾院宇之闐寂香火之蕭條
江月之境平沈於野霧矣雖然佛性在人後生可畏
安知他日亦有青出於藍者哉此吾徒之所以自慰
也第念是寺巖山書額於前指空量地於後其山水
之形宛同西竺蘭陀之寺又指空之區自言也其為
福地蓋甚明矣後之人或不知此指為新造撤而去
之則普漁門人亦以躬躬締長之意磨滅而不傳田
也竊悲焉敢以書來惟先生筆之予案普光殿五間
面南殿之後說法殿五間又其後舍利殿一間又其
後正廳三間廳之東西方丈二兩各三楹東方丈之

東羅漢殿三間西方丈之西大藏殿三間入室寮在
東方丈之前面西侍者寮在西方丈之前面東說法
殿之西曰祖師殿又其西曰首座寮說法殿之東曰
影堂又其東曰書記寮皆面南影堂之南面西曰香
火寮祖師殿之南面東曰知藏寮普光殿之東少南
曰旃檀林東雲集面西西雲集面東東雲集之東曰
東把針面西西雲集之西曰西把針面東穿廊三間
西僧堂直普光殿下門三間門之東廊六間接東
客室之南門之西悅衆寮七間折而北七間曰東寮
心門之東面西五間東客室其西面東五間曰西客

室悅衆寮之南曰觀音殿其西面東五間曰浴室副
寺寮之東曰彌陀殿都寺寮五間面南其東曰庫樓
其南曰心廊七間接彌陀殿其北曰醬庫十四間庫
樓之東十二間庫有門從樓而東四間又折而北六
間又折而西三間缺其西直心門少東曰鍾樓三間
樓之南五間曰沙門樓之西面東曰接客廳樓之東
北向知賓寮接客之南面東曰養老房知賓之東面
西曰典座寮折而東七間曰香積殿殿之東庫樓之
南曰園頭寮三間面西殿之南四間曰馬廐凡為屋
二百六十二間凡佛弟十五尺者七觀音十尺覺曰

卷二
十
不化也宏壯美麗甲于東國遊覽江湖行遍者皆曰
雖中國未之多見非誇言也予素不樂釋氏然
玄陵嘗師師故敬慕之不敢置况奉旨撰銘獲詳師
之平生尤知其非常人也造佛造塔片無功德於師
之道非不謂也絕嗣之請覺田之勤不可以虛辱故
問其功後終始則以某年某月對予曰能哉何其成
之易也非師之道能有以動人之心而師之弟子又
有幹事之才疇克至此哉雖然創基垂統為可繼者
君子也不顧其後不量其器縱吾之欲以極其侈君
子鄙之雖然師既有前知之明普濟之願安知道場

當益與而不以替乎予是以樂為之記

五冠山興聖寺轉藏法會記

京城良隅天磨山之異地鼓巖之允方有峰五焉聚
而圍之望之若一故號五冠取其形也又其奇勝足
冠三韓諸山故也貞和公土之考曰寶育實居之我
大祖之曾祖作帝達之外大父也

大祖化家為國捨家為寺名曰崇福觀其額可知已
殿後燬于兵未遑修造久矣

敬孝大王志在追遠况於

祖宗所立法度悉皆修明至於寺院完舊增新無不

如意乃曰貞和之所居
后妃宜盡心焉由是

魯國公主自為功德主屋宇錢糧悉新悉鑿迺化大
藏區藏標識秩然察然未幾

公主薨又置

公主考妣之真時節致祭終

玄陵之世益豐無替蔚然為大叢林矣今住持大禪
師曰乃明者曾溪之老也走侍者備惠求記曰本寺
為魯國轉藏者已三會矣其功德之勝窮却難於口
宣將版而懸之以示將來子惠筆與雲水僧作文詞

不少新刻蒙

先王恩不淺必樂於記此吾亦以不躬造薄於札而
豐其求者亦惟仗

先王之威靈知子之篤於追慕必不辭也予曰吾聞
明師年今六十七矣住持是寺十一年其遇

先王之知亦不淺矣朝夕拈香以追

先王魯國魯國之考妣滌往愆崇來吉不卜而可知
也是不負

先王之心矣使朝夕之臣皆如明師之為無負

先王也豈不幸哉猶日夜望之故喜為之記戊午正月

砥平縣彌智山竹杖菴重營記

釋覺照踵門請曰砥平龍門山世所知也其名則曰
彌智舊有菴曰開現居其菴而悟道者失其名得君
王竹杖之賜因額曰竹杖山中入相傳如此菴在山
中據高如在心而上院在脰則菴之爽塏出林壑蒼
翠之表俯視維奇驪江如在掌中而地峰岱揖環列
左右秀狀溫藉可愛可玩四時之景晦明變化又不
在言矣面壁心灰情境具泯偏而沉寂學者患之出
定之際聳袂軒眉片雲飛鳥一碧万里心屏江練左
映右帶眼界廓然心源空然疑網絕葉墮滅壁言之病

不能行者如杖而起行而無力者如杖而健則因境
心生因心道顯而於所以用力之地自有默契者矣
而况竹之虛中迎刃而解者乎此照之所以重營是
菴也又曰照之始有志於此也無因無助適柳代言
室元氏至山中照則告之夫人欣然自為功德主用
丁巳春三月始工訖於秋七月丹牘於九月落成於
十月雖為屋三間而佛屋中僧居左右與大叢林何
異一人叢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隕則僧家之多
寡屋舍之大小有非吾輩所論矣願先生賜一言以
記子曰照也空華人世既以身入法矣宜求乾栗馱

於其心以為金剛不壞之地如此其急也夫一坐具地視三千大千世界則大小自定也然三千大千世界之起滅又不出於方寸之心求方寸心又當於一坐具地得之則一坐具地何可少哉此韓山子之所以為之記也後之讀者幸無譏焉己未五月日記

驪江縣神勒寺普濟舍利石鐘記

普濟之示寂于驪興神勒寺也靈異赫然疑者釋信者益奮謀所以起敬於千載之下則堂而垂其像鐘而厝舍利蓋無所不至矣曰覺信者實幹石鐘而曰覺信者求燕石將載其事而後記於稿曰廉政堂在

見之矣聲音之所觸入吾心而寂深被吾体而寂著與吾名稱相隨而不竭者澄泉是已今又扁吾所居之軒曰澄泉蓋欲心存目想不欲斯須忘懶翁也知吾心者固知吾之為澄泉也不知吾者見吾軒之扁亦知吾之為澄泉矣請先生一言為之記予曰吾未之釋學也姑引儒言之鄭國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蓋因夫子水哉水哉而發也吾儒以格致誠正而致齊平則釋氏之澄念止觀以見本源自性天真佛度人於生死波浪而歸之究竟豈有異哉首座趨出俗流又游善知識

之堂下既得其手澤施之心身者又如此其慕之也
深矣慕之深故取之切其不負懶翁也審矣世之得
懶翁以自号者多矣如首座之慕之者能樂人哉予
喜之甚承其請而不復辭第以病困不能究其說異
日山中坐石弄泉滌清心熱當為首座更言之

谷州公館新樓記

谷之州西海之窮處也東接交州北交平壤山高水
佳一區平竹州所理也公館近北而環以閭閻賓客
之來无所登覽如在井中知州尹商葺慨其故伐樹
誅茅置小亭政滿而去金公繼至則又曰尹公非不

公事之盡弟子禮時就所寓質問奧義遂得通經史
習詩章其後至正

皇帝尊待以禮累遷至章佩大卿職親地禁統綺膏
梁之與居而脫然去羣靡事樂與儒雅指紳游或良
晨羨景招呼謳歌更唱迭和陶冶性情詩之興味得
之深矣直宿之餘每念父母則請于

上上特為降香馳駟而歸者至于再三詣金剛山祝
聖壽畢則舉酒高堂壽父母父母歡然惟公之喜庭
闈之間和氣藹然人至今稱之以公之風流閑雅也
前輩碩儒多從之游我先君稼亭公亦其一也至於

忠義去就大節不輕以趨時如
玄陵已丑之屈守志不變固以出於衆人可謂君子
矣由是

玄陵愛重之則其讀書所得之深又可知也今之居
川寧縣也有山而可登有水而可臨杖屨往來又有
廡東亭之難得也嘗其一時吟風嘯月傲睨天地之
間前日之繁華浩穰人物之盛揖讓周旋禮度之懿
蓋已消磨於念慮恍惚於晏寤無復纖毫之餘雖近
雙之獨樂無以過之詩之所謂君子陽陽蓋隱於小
官者也公則隱於山青水綠之境蓋其迹異而心同

矣東亭既還朝每見予稱公不置且以公之言請記
陽軒金公父執也義不可辭然病之不能盡其義姑
以一說復之陽君子也陰小人也易六十四卦無非
扶陽而抑陰者也以長君子之道也聖人垂世大
訓如此則其所以抑陰而消小人也深矣權欣悅擇
陽類也深刻慘戚陰類也第以予所識者言之病餘
起逢負暄簷下体舒氣行神清志固其樂也有非言
之可盡嘗以古人獻君之說自駁誠有味焉矧今遠
塞夏雪金公思獻之心何日而已哉惜乎吾髮之白
其半而况公乎請以此塞責如何東亭曰可矣止矣

遂書以為記

牧隱文集卷之二

牧隱文集卷之三

陽村記

陽村吾門生嘉樞近之自號也近之言曰近也在
先生之門年家少學索下然所慕而效之者近而之
遠也故字曰可遠天下之近而又遠者求之內曰誠
求之外曰陽誠唯君子然後踐之若夫陽也愚夫愚
婦之所共知也春而溫夏而可畏秋而燥冬而復乎
溫歲功得以成民生得以遂近竊自謂聖人之化成
人材也如此詩書禮樂之教皆所以順乎天時矣
而仲尼則嘗曰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蓋仲尼猶

天地也猶日月也廣大而無所不包代明而無所不
照物乎其間者形形色色呈露靡遺故曰鳶飛戾天
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尚何幽隱之有哉雖其陰
險邪類亦皆無所遁其情則夫子之無所不知無所
不化昭昭乎其明也浩浩乎其大也浴沂風誅之流
猶足以知和氣流行與唐虞氣象無異則其時兩化
之者發榮滋長復何言哉嗟夫仲尼為天地為日月
於從游三千速肖七十之間者皆陽道之發見昭著
者也而見而知之者甚寡曾子子思幸而著書至於
今日瀛洛之說行然後學者讀其書如游仲尼之天

地如見仲尼之日月秦漢以來陰翳否塞泯泯昏昏
幾於鬼蜮者如清風之興而掃之無跡何其快哉十
月無陽矣然謂之陽月者聖人之意也觀乎碩果不
食之訓則聖人扶陽也至矣春秋聖人志也麟陽物
也而見獲聖人傷之甚故作春秋書春王正月釋之
者曰大一統也嗚呼士生斯世不遇則已遇則佐
天子大一統布四海陽春焉而已耳若余也老矣復
何望哉可遠其思所以自勗而益勉之我勉之當如
何必自誠始己未春三月癸酉記

葵軒記

卷三

二

永嘉權希顏吾所愛敬者也清而不苟異和而不苟
同立于朝久矣未獲施其志取葵花向日之語題其
軒曰葵請予記予則義不辭後而誦所聞曰夫理無
形也寓於物物之象也理之著也是故龍圖龜書聖
人之所則而著草之生所以盡陰陽奇耦之變而為
萬世開物成務之宗則雖細物何可少哉如近莊觀
梅之學亦本於此觸類而長焉可已也是以希顏之
曾大父文正公道德文章式百寮號其所居曰菊叢
大父昌和公功名富貴冠諸君號其所居曰松齋而
尊公腰萬戶之符踞外戚之勢作樓于崇教里蓮池

之傍額曰雲錦樂其親以及宗族益益文忠公為之
記呼盛矣今希顏之取於葵也蓋家法也葵之為物
傳於春秋凍水先生又取之著于詩葵之遇也大矣
水陸草木之花其蕃獨葵也能衛足焉則知也能向
日焉則忠也君子之有取焉者豈徒然哉霜露零而
菊黃冰雪盛而松青風雨離披而蓮香蓋清大陽照
耀而葵心必傾其異於尋常草木也遠矣孰不愛而
敬之哉菊也隱逸松也節義蓮也君子葵也智矣忠
矣胡然而萃乎一家哉祖子孫相繼奕世所取以自
表者如此權氏之不與尋常草木同腐焉者以明矣

垂耀士林敷華玉國可羨也請志之丁巳臘月記

菊澗記

同年朴兵部在中扁其所居曰菊澗求予記予曰菊
花之隱者也澗水之幽者也隱必乎幽幽必乎隱蓋
其氣類也在中與吾既釋褐入玉堂歷錦省凡士大
夫之所歆艷者皆受而不小辭烏在其有慕於隱乎
我在中氣秀而明質美而清高爽之志閑雅之容如
良金粹玉輝山潤海鳥在其有近於幽乎哉然其所
取也如是必其所好也無疑蓋仁者樂山智者樂水
德性之所使然也在中之得於心者必有所在其所

以夷之居室者不得不出此在中孝于親養志是急
其仕也將以榮其親也非首榮其身也在中修其身
明德是務其所以文其言也將以顯其道也非首顯
其身也是則孝親而已身則志乎隱逸明德而已身
則志乎幽閑非功名富貴之所流也明矣一旦逢辰
進居喉舌之司遷掌八牙之士所以養親之志遠矣
豈徒榮華其身者而可比哉而况登山臨水遇物興
懷立輟之姿烟霞之想固有所不可得而掩者宜乎
自扁其居之若是也予也近於牡丹矣近乎潢潦矣
今富貴之是羞况神明之奚薦瞻望菊澗竊自耻焉

雖然天地本一氣也山河草木本一氣也豈可輕重於其間哉嗚呼此可與在中道之庚申夏四月記

梁州通度寺釋迦如來舍利之記

洪武十二年己未秋八月廿又四日南山宗通度寺住持圓通無礙辯智大師沙門臣月松奉其寺歷代所藏慈藏八中國所得釋迦如來頂骨一舍利四毗羅金點架椽一菩提樹葉若干至京謁門下評理李得芬曰月松自歲乙卯蒙

上恩住是寺歲丁巳四月後賊來其意欲得舍利也害之深又恐其擄發也負之而走今年閏五月十五

日賊又來又負之登寺之後因驚擗奔聞賊語曰住持安在舍利安在擄掠寺奴鞠之急會天黑而又不止無追者踰山至彥陽明日遇寺奴持吾馬相持泣欲還賊未退適新任將將至无所安厝遂奉以去李公有微恙魔客聞舍利至躍然起曰舍利至吾家幸慶幸之極身已平復矣將入白于內會張氏之難作不果者一月贊成事臣睦仁吉商議臣洪永通啟于

上前

太后謹妃皆致敬瞻禮而

太后又施銀盃寶珠命內侍參官朴乙生奉安于松
林寺李公重修是寺設落成會故也國中擅越無問
貴賤智愚亦波禱舍利分身李公得三枚永昌君瑜
得三枚尹侍中桓得十五枚擅城君黃裳之夫趙
氏得三十餘枚天磨山諸衲子得三枚聖居山諸衲
子得四枚黃擅城親得一枚月松適出擅越求乞舍
利而去月松不盡知也明年六月十九日李公來語
臣穡曰往者在江南牢獄楚間願得生還親禮本
國名山通度寶在目中及瑞
玄陵特降者命得芬躬詣各處行禮至通度乞舍利

得六枚得芬於舍利謂之無緣不可也舍利之在通
度也自新羅善德大王朝八國家以來又將五百年
未嘗一至松京也

主上殿下臨御之初臣等備身之際月松師奉舍利
而至其非偶然也明矣得芬告于

上上曰其令領藝文臣穡具書之得芬是以來臣穡
從月松師徵其事繼書李公語題其目曰通度寺釋
迦如來舍利之記是月廿一日記

趙氏林亭記

平壤趙氏自貞甫公佐

忠烈王事

元世祖蔚為大君諸子皆大官二子忠肅公尤為尊
重君子至今稱道不置其子判書公以病乞安養于
平州之南缺峰之東其子兄弟侍側以奉朝夕此趙
氏林亭所由作也趙氏之仲子通禮門判官名琬者
來曰吾父母卜居于此蓋有年矣屋廬之苟完饗殮
之苟給蓋自吾舅氏思菴公淪喪之後雖所以自奉
者淡乎其死復遺味忘其形以忘于世樂於身以樂
于心所以送餘年而後昆者粗得其道而吾兄弟怡
怡愉愉扇枕於其中其樂又如何也方其夏景舒敷

山光水氣沉浸於上下雨意雲容變化於朝夕所以
樂吾親之心又天之所以王成於趙氏也吾兄弟者
實快於心然不可以宣之口又不筆之將無以廣吾
孝思林亭之作將與述賦而入山之深邀名而標境
之勝者無以異矣請先生記之予曰凡君子之養其
親有心志口體之異若趙氏兄弟蓋兼之矣平之為
州近於京邑士大夫置別墅者多矣往來之便仕已
之同也官事稍簡或休暇之隙匹馬而往豈獨林亭
娛親之可述其道途吟詠風景之美兄弟當自得之
又深矣予也病也足不出門者數年矣故於趙氏兄

易九為歆艷焉故於末略及之伯氏名瑚吾門生也

養真齋記

養真齋前安東大都護姜公之所居也公卧病久矣託其外弟金壯元純仲求予記予蓋先公而病者今雖起尚無力或時時酸痛相攻莫能興然復職于朝揚揚入都堂數月而罷則於病之作也已也知其味者僕而已宜乎公之不托於當世之能言者而求之於僕也夫人之受是氣以生也乾健坤順而已矣分而言之則水火木金土而已矣求其陽音陰耦陽變陰化之原則歸於無極之真而已矣無極之真難乎

名言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无臭其無極之所在乎故周子作太極圖亦曰無極而太極蓋所以資太極之一無極耳在天則渾然而已發風動雷之前也在人則窅然而已應事接物之前也發風動雷而渾然者無小變則應事接物而窅然者當如何哉譬之鏡妍媸在乎物而鏡則無迨曷嘗以照物之故為物所汙哉是知人之生既真矣惟大人者不失之故能為大人耳非大人之從外得也事君盡禮非諂也真也辭疾出吊非詐也真也令也私勝而已用術以相傾用奸以自植反致求全之毀者纍纍有之其作偽

不曰日拙乎姜公雖病能以養真扁其齋則其不誘於物斷可知矣予也口耳之學耳所以養心之術非不知也而莫能行鄒國有言曰養心莫先於寡欲請以寡欲為養真第一義庚申七月朔記

六友堂記

永嘉金敬之氏名其堂曰四友蓋取康節先生雪月風花也請予說其義予不願學也且無暇未之應久矣其在驪興也以書來曰今之在吾母家也江山之勝慰吾於朝夕非獨雪月風花而已故益之以江山曰六友先生其有以教之予曰吾之衰病也久天時

變于上吾懵然而已地理墮于下吾冥然而已康節之學深於數者也今雖以江山冠之示不康節同然易之六龍六虛為康節之學之所從出則是出歸於康節而已雖然既曰不願學則舍是豈無言乎曰山吾仁者所樂也見山則存吾仁水吾智者所樂也見江則存吾智雪之壓冬溫保吾氣之中也月之生夜明保吾休之寧也風有八方各以時至則吾之死安作也花有四時各以類聚則吾之無失序也又况敬之氏膏中洒落無一點塵滓又其所居山明水綠謂之明鏡錦屏無禾也栽雪也在孤舟葉笠為益佳

月也在高樓樽酒為益佳風在釣絲則其清也益清
花 在書榻則其幽也益幽四時之勝各極其極以經
緯乎江山之間敬之代侍側餘隙舟乎江橋乎山數
落花立清風踏雪尋僧對月招客四時之樂亦極其
極矣敬之代其獨步一世者我友同志也尚友乎古
則古之人不可以一二討求友乎今則如吾儕者七
豈少哉然敬之代所取如此敬之代其獨步一世者
我雖然天地父母也物吾與也何往而非友哉又况
大畜之山習坎之水講習多識真吾益友也我於是
作六友堂記

潤筆菴記

四佛山一名功德山西天指空師所名也釋覺寬與
金贊成諱得塔之室金氏造潤筆菴走書求記其言
曰山中有菴曰妙唵了然禪師居之懶翁出家處也
今懶翁既窈舍利遍國中焉真以供養者又不可以
一二計矣然皆游歷之地未必皆平日所留意何也
不三宿棠下是已若其最初設跡之地剝以去煩惱
戒以受毗尼所謂十聖不傳向上一路所由始也所
由八也悟道於檜巖印可於平山皆從此中出說法
於大都為師於先王亦從此中出則功德山實為

懶翁之本充矣懶翁既寤矣哉其舍利垂其真以供
養者今之求功德者之恒事也亦知所謂真功德乎
功德山由懶翁名益傳世之歆懶翁以修功德者又
如此其廣功德在山乎在懶翁乎在奔走禮拜者乎
請先生一言以記予曰吾聞功德山在大院東有峰
突然而起有大石斷四如來形皆四尺餘凡求福者
羣趨之此山得名之由也聖智妙圓体自空寂菴之
名豈虛立哉求功德於妙寂皆如懶翁斯足矣併著
之庚申秋八月初吉記

慈悲嶺羅漢堂記

西海平壤交界有山大而峻行者甚苦之故曰慈悲
嶺嶺之北屬之平壤其南屬之西海羅漢堂實據嶺
北俯洞仙站不知創於何代然靈異頗著予少也馳
駟赴燕都再過堂下嘗一入門而致禮焉幢幡甚盛
類皆行役者之願詞也見其廚房檀檯之設又知其
待行旅者甚備心喜之未暇問其詳也今左樹副僧
錄啓明寺住持中德定海者又重新之因其後者珠
求記於予又不以始末相示予將徵之珠又曰啓明
師行甚急願先生畧之今之舉也事羅漢以求其福
便行旅以施吾惠積其功德歸於祝聖安民而已寺

之始末也何足書予曰然今淳屠氏滿天下然其
源流出自西域在於書法所當畧之也慈悲嶺屹然
其高羅漢堂煥焉其美呀咻之際一按于目豈不快
哉况於歇鞍縱眺焚香致敬氣息以平身心以靜雖
曰暫焉之頃所以益於人者多矣在於書法所當進
之者也予以是不復徵其詳直書珠之所言俾歸而
縣之宇壁間啓明師之慈悲當與慈悲嶺並豐而羅
漢之神通或者為啓明師之神通矣慈悲也神通也
豈不為國家之大用乎予於是書以與之

長城縣白巖寺雙溪樓記

三重六匡 君雲菴澄公清史因絕澗倫公名其
樓且以三峰鄭氏記相示寺之故詳矣而溪之為溪
樓之為樓皆略之而不書蓋難乎命其名矣於是從
絕澗訊之寺在二水間而水合于寺之源東近而西
遠故其勢有大小焉然合而為淵然後出山而去寺
四面山皆高峻夏蒸溽無所納涼是以據二水合流
之處有樓焉跨左水俯右水樓累水光上下相涵實
為勝覽矣庚戌夏水大至石堤隳樓因以壞清雙曰
樓吾師所起也如此可乎吾師師師相傳凡五代所
以留意山門者至矣樓今亡責將誰歸乃尅日考工

復其舊腐者堅漫漶者鮮明於是足以自慰矣然吾之心惟恐一毫或墜吾師之心者吾之徒未必知也吾之徒踵吾而住是寺者或不知吾之心則山門之事不可保矣獨樓乎哉像設之塵埃棟宇之風雨為人所笑也必矣是以一樓之興復雖不足書必未能言者筆之所以圖不朽也所以戒吾徒也幸無讓予嘗師事杏村侍中公與子姪遊師其季也重違其請用絕磻言名之曰双溪樓予老矣明月滿樓死由一宿其中矣恨不少年為客耳其師弟子之相承載在寺籍故不書

香山安心寺舍利石鐘記

指空西天人也高麗普湫王師其弟子也其入宋而茶毗也皆有舍利人之信者起者於是合而為一矣香山岸鴨江地最僻與女直交界然其人多忠信為封疆臣故於竺教心悅誠服與京中士庶無少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詎不信然釋覺持來曰吾與覺悟作石鐘以厝指空舍利九枚普湫頭骨一片舍利五枚于安心寺施主則義州上万户奉翊大夫禮儀判書張侶室龍濟郡夫人康氏也又截普濟袈裟一直綴一六環杖一于普賢寺其香燼殿志程所立

也蓋發報師恩化當世尊師道傳來世使匹夫匹婦
皆有以入於吾道而已矣入吾道者非有他也安吾
心而已矣安吾心始於覓終於不可得古人之跡遠
矣昧者或忘之故藏舍利必於安心寺睹舍利必思
安心能安心舍利必出吾骨矣試問之心一也衆生
諸佛本不異况指空普溘之心與吾異乎後之禮石
鍾者反而求之心可也

澄泉軒記

澈首座參普溘尊者懶翁從之居者久翁号之曰澄
泉未幾翁示滅哀慕日甚乃曰翁遠矣不可得而復

川寧往來吾寺珠告其故公欣然曰吾如京嘗為上
人請一言於韓山子韓山子必不讓矣願先生賜之
言予曰江月軒普濟之所居也普溘之身既火之矣
而江與月猶夫前日也今神勒臨長江石鍾峙焉月
出則影倒于江天光水色燈影篆香交揉于其中所
謂江月軒雖歷墨劫如普溘之生存也今夫普溘舍
利散而之四方或在崔嵬雲霧之中或在閭閻烟塵
之內或頂而馳或臂而宿其所以奉持之者比之普
濟生存之日不啻十倍加矣况神勒為八寂之地宜
珠師之盡心於舍利也神勒寺由普溘大闢道場將

永世不墜石鍾之固非獨與神勳為終始又將與此
江此月為無窮矣嗚呼空華非警墨劫非閻理也而
世則有成壞焉世界雖有成壞而人性自若也普濟
之舍利將與世界有成壞歟將與人性為自若歟雖
愚夫愚婦亦知所擇矣後之禮舍利者歆普濟之高
風歸而求之其心則始可以報普濟之恩矣不然普
濟之道也自道也於我何哉是為記

陽軒記

龜城府院君金公事天曆

皇帝讀書奎章閣貯江揭文安公時為講官閣下金

能也待我耳乃與吏益拓其地取材于山陶瓦于野
閱兩月而斧斧之功告畢矣於是走其客棣通門侍
衛護軍徐允明書求記予曰我國壤地三面大海北
連長白山附海州縣樓臺相輝冠蓋相望遊觀歌舞
四時之樂不絕數百年如一日也自海盜興歲增月
益烽燧連晝夜甲冑死寒暑控海之地骸骨而已矣
汚萊而已矣况其所謂樓臺者乎丘墟狐兔過者流
涕谷之州在京都北可三百里去海甚遠其民不知
烽燧朝夕饗殮春秋耕穫外無一事為其守令者政
不煩而功易就可知也况其仁以撫字義以施為民

易寧事易輯如金公者哉其役之興可必也明矣守令親民之職也民安則斯足矣安民在敬上敬上當謹於遵條章禮使臣而已金公其知所急也我公名承貴官三品觀是舉可知其人矣尹知州又吾門生也徐護軍吾故人宋氏之甥故不以拙辭而畧為之記

欽定文藻卷之三

欽定文藻卷之四

陶隱齋記

古之人隱於朝者詩之伶官漢之滑稽是已隱於市者燕之屠狗蜀之賣卜者是已晉之時隱於酒者竹林也宋之李隱於漁者茗溪也其他以隱自署其名者唐之李氏羅氏是已三韓儒雅古稱多士高風絕響代不乏人鮮有以隱自號者出而仕其志也是以羞稱之耶隱而居其常也是以不自表耶何其無聞之若是耶近世雞林崔拙翁自號曰農隱星山李侍中自號曰樵隱潭陽田政堂自號曰野隱予則隱於

故今又得侍中族子子安氏焉蓋陶乎隱者也陶者
舜之升聞周之將興以之為地者也方冊所載可見
已子安氏年十六以詩賦中壬寅科薛氣老成同列
猶以少故不甚畏之也未幾學問文章日進而不少
止淵乎其深也曄乎其光也周情孔思層見而疊出
也向之老而自負者翕然從子安氏求正其所學焉
子安氏知文之必弊也如周之季焉汧而求其尚復
陶穴之地喟然嘆曰夫子稱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
哉夫孰知其初之如是哉上古朴略之風遠矣不可
追矣今之制尚古質之甚者惟陶為然茅茨土階之

變也而瑤臺瓊室作焉江尊杯飲之變也而玉杯象
箸興焉而陶之用未聞其有變也雖變而不離乎質
也銅雀之瓦是已天下之至大者天也至尊者帝也
以帝者而事昊天天下之大事也天下之物皆備焉
極其盛也而其器則惟陶之用焉制禮者夫豈徒哉
必有所取之也亦曰質而已矣質之道其天下之大
本乎三千三百優優大哉之所從出乎子安氏崇仁
其名也無一事非仁子安氏安於其中矣而又以陶
名其居信乎其復於禮之本矣天下之歸仁也必矣
是達也非隱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今則明良遭逢

都俞吁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流示之爵祿而益其
利是以于于焉者皆山林之秀也而吾老矣猶之可
也子安氏卓然勇往之時也而以隱自名可乎予與
子安氏俱南陽公之門人也同寮成均相從也又久
故問焉以質之子安氏其勗之哉

朴子虛貞齋記

予既冠之明年鼓篋壁雍易家學也未得師會先君
同年字文子貞先生以學官召至予即上謁進而自
請曰籀高麗李稼亭牛馬走也願從先生受易先生
曰中南明易者也吾所畏也汝年少汝父未必授同

年之子猶子焉無患吾不汝授也數日有所求正先
生曰可教也然易非少年所可學吾且訓汝句讀既
踰時進易義一篇先生欣然曰義理其殆庶幾矣措
辭失其序余因援筆而書如有所流水略無點綴予
拱立案前喜形于色先生曰章不已就乎然此易之
粗也汝斲年後當自知其精者矣僥倖科第奔走職
事前功盡棄况於新得日消月磨卒與未學者無少
異焉惜哉壬寅科壯元朴子虛號其所居曰貞齋蓋
取諸易也一日謂予曰子嘗理易幸為我衍其義予
曰乾坤易之門也乾坤廢易不可見六十四卦貞之

善也言之長也且就乾坤言之乾之貞大也至於坤則加牝馬焉尊無二上也詩之二南風化繫於后妃之貞也是以配乾坤之重卦焉禮之一人元良形於萬國之貞也是以致乾坤之交泰焉乾坤二卦足以見貞之訓矣而况虞夏商周之書紀此貞也故其理教如天地之貞觀焉顏曾思孟之學傳此貞也故其道學如日月之貞明焉貞之用其大矣哉子虛氏明敏之資篤實之學動而貞夫一也故其操履之確乎不可拔也如松栢之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雨露濡濡而不加榮風霜摧敗而不加瘁是以華衰

賁如也而子虛無慕焉斧鉞威如也而子虛無怵焉所以周旋士林和而不苟同清而不苟異凜然有不
可犯之色人固以貞目之矣予也學易而未卒業欲
貞而莫能貞也故於子虛氏深有望焉子虛氏能保
其貞也則予也受賜多矣異日撰中州集者書子虛
之傳曰夫夫貞者也知其貞而勗之者韓山李穡也
宣非予之幸哉子虛氏曰先生止矣是足以記吾齋
矣於是題其目曰朴子虛貞齋記或問先生以易主
而引書詩禮以暢之獨不及春秋何也予曰吾志在
春秋讀者不之察耳雨露風霜天時之春秋也華衰

斧鉞王法之春秋也春秋奉天時明王法一出於正而已非春秋而何併以著之丁巳仲冬下澣記

聖居山文殊寺記

山之來遠矣報於長白蜿蜒千餘里傍東溟南走又千里停而最窟曰華嶽山由華嶽南迤數百里而突起者聖居也我

國祖聖骨將軍虎景大王之祠在焉此所由以得名也新羅聖僧曰義相者居之或曰山之名以此其一名曰九龍虎景與獵者九人入山中擊獸會日黑就巖竇宿虎至當竇口大吼九人相謂虎必欲啗我我輩

中一人必有當之者請各投筮虎前虎所噬即其人也於是皆投之虎乃噬將軍筮將軍即出欲與虎鬪虎不見而竇崩九人皆不得出故名九龍云山之中浮菴之宮多焉高峻寒冷難於冬居山腰以下大抵不甚料而文殊寺實占之衆齋會于前夏雨則聲如雷振盪林莽水則鑿以飲易於汲引燬而荒者久矣釋 將重營之請予筆其化疏因謂予 也今功畢矣亦能哉予嘗有志游山病莫能興雖欲遂前願又未知天之哀予否也如天之福策杖以往或扶輿以游古木迴巖樓閣風中當嘯詠以舒懷千仞岡

一振衣吹洞簫俯視萬里豈不少慰予鬱結之抱哉
駁字像設鐘磬日用什器蓋亦粗完其大檀越星山
李侍中樵隱之夫人河氏也出財以助施主名氏具
列于左且叢為一錄永鎮山門俾後有攷焉蒼龍丁
巳冬十月日記

永慕亭記

清之楸洞郭氏之田在焉郭氏因廬其中耕稼以供
賓婚喪祭之用饗殮之具粗給不願餘仕于朝則戎
廢而無若復不願已則携妻孥往耕之讀書哦詩堯
夫耕與之談笑而於勢利漠然也郭氏之大父狀

元公在至元間忠直有文章

世祖皇帝混一天下惟曰本氏獨不達乃曰懷遠以
德莫尚招徠其令高麗馳一介明諭
朕意於是高麗君臣墮越承命慎簡可使者書狀闕
其人入皆以計避獨狀元公有願行之言或以白宰
相宰相大喜入告于王出命狀元行婦翁崔謁欲謁
宰相覆奏狀元公奮然曰死一也死國不猶愈於死
妻子之手乎既去果不歸君臣哀之授官與田令之
楸洞是已長楸出騷經緯者曰猶言喬木指故國也
其子正郎君終身悲蹠不樂進仕年七十餘矣而慕

之益深其孫通憲公作亭洞中引水種蓮謀所以養
其志靡所不為正郎公嘗曰幼失嚴顏吾悲何言汝
幸官達吾喜可知而吾無恙汝又在傍吾定不及汝
矣其謂文當世秉筆者書吾東望之思以示子孫於
是名之曰永慕蓋朝而慕夕而忘非永慕也子而慕
孫而忘非永慕也朝夕如一刻子孫如一身其為慕
也不曰永乎通憲公微子言久矣通憲公予同年也
慷慨有志在法司則執法而已不畏強也在言官則
敢言而已不避事也是以行省之詰而綱紀益振海
島之竄而聲名益張持斧則嚴明而已不務於苛察

專城則撫字而已故稱其公勤狀元之忠直正郎之
孝思蓋為之矣宜其致身華顯冠冕士林而立於朝
也未嘗有終歲之安椒洞之居未嘗有間歲之誰也
三槐王氏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如持左契交手相付
而狀元公忠義之報如何耶天之報善人也以名
焉以位焉以德焉其致一也有德而名不聞有名而
位不稱君子不患也而德之不稱其位名之或過其
情君子之所大畏也今通憲公之德之名天之所以
報狀元也若其位也雖顯矣士論則猶慙然有不滿
之望然年才耳順見用與否未可以前知也則天之

報以位也與其否也皆非今日之所可決也天將大
其報故遲之耶何其宜報而尚未之報耶天之定未
定久矣予將於郭氏焉徵之鉄原崔氏八十而生子
今其孫之多也郭氏未有後無患焉天必有以厚郭
氏矣郭氏無後矣天果未可必矣永慕亭丘墟矣天
果未可必矣使天而可必也郭氏何患焉蒼龍丁巳
冬十一月日前朝列大夫征東省左右司郎中推忠
保節同德贊化功臣三重大匡韓山君領藝文春秋
館事牧隱李縉 記

水原府客舍池亭記

池臺坡榭遊翫之所也於世道何與焉然國家理亂
之遼州縣興廢之由於是乎在蓋朝廷清明上下豫
安則吏樂其職民安其生非有池臺坡榭何以形容
太平之盛觀法令苛暴賦歛繁重則民咨於野吏
困於官雖有池臺坡榭豈能獨樂哉然則水原府新
亭之作可無記乎府理東北隅舊有池蕪廢已久全
君成安為守時慨然有志於興復乃鑿而深之中為
島以翼新亭財不出於官役不及於民及其成也州
人見之相顧驚駭以為何其成之易耶必異物之來
相也何不吾役而然若此也吁全君其知使民者歛

會全君內遷而秘書少監安君出按楊廣道嘉全君
為政之能之書於予曰全氏之迹不泯而傳之後惟
在於文子母辭諸予惟水原按部所理控制諸州是
以為一道所輻湊然其盛衰興廢亦為一道先全全
君威惠並至撫集得宜又能不煩細民廣我國家大
平之美安君職察民風樂道人善皆可盡也異日繕
也功成乞退道過斯邑若值荷花開時必停車上亭
以讀吾此記而後去

淳昌客館新樓記

樓之有記尚矣作焉著其功名焉暢其義舍是而強

之言亦難乎哉淳昌刺史南侯為政既有餘暇新作
樓于客館之後康君好文以侯之言求記甚勤規制
面勢庀工之多寡用日之久近則不予告又無名義
以措辭觀其意直欲使後之人知斯樓之起於南侯
而已他非所慮也淳昌自有郡館客于茲不知其幾
百年矣而始有此樓商侯無困於前獨斷於已以有
夫幾百年未有之勝據亢控遠屹然為一邑壯觀樂
其民以及其賓夫豈偶然哉予又念夫羣飛鳥革之
歸然者皆前日榛莽之餘成其美而樂其完者南侯
之功也可知風摧雨剝於千載之下但存屹然之迹

其興悲而長嘆者果何人歟其相繼而為民於斯為
吏於斯能躰侯之心有敗易之有毀葺之使不至於
弛然者抑何人歟雖然九享其成功者必思其始為
之人後之登斯樓者必曰南侯之所作也因以議其
為人侯之名豈不由是而益傳乎侯名微有政事才
溫雅守禮與予通家交故不辭其難而強為之言

松月軒記

前林觀寺住持玉田禪師以吾座主歐陽先生所書
松月軒三字永記於予曰泰定間西天指空師至東
國予以夙因見而悅之遂從之薙髮受戒吾徒羣居

雖有約束如禮家然於山水間從容自得尤所好
也天曆初吾師被旨還京師吾徒而西天下之壯觀
皆在焉然車塵馬蹄揮汗如雨甚不自樂是以名山
勝地之游殆無厯歲獨巴蜀之行危公既序之矣而
未果雖然予之所懷人或不之知也故以松月名吾
軒初吾之在吾鄉也長松之陰明月之夕所以清耳
目而爽身心使塵念頓空似境非境者蓋未嘗頃刻
而忘于懷故舟浮江淮馬馳燕代吾身之所至皆松
月之軒也及倦而東歸則童子時所見之松月蓋自
若也而吾身則老此所以托之子而為身後謀也予

固知師久師之道蓋高而不俗者也師平生喜後當
世名公雅士游盡得其禮貌而於藝又能精鑑書畫
博極今古如翰林承旨歐陽原功集賢學士搢曼頤
國子祭酒王師魯中書參政危太朴集賢待制趙仲
穆道家如吳宗師皆為之題贊叙引集賢待制趙仲
穆真人張彥輔吳興唐子華又為松月軒傳神今皆
失之惜哉師之行實苟不孚于人彼諸公者其肯與
之游乎其肯形之詩文苟焉以緝羨之乎由是觀之
松之在山月之在天猶有聲色之可言也師之在松
月之間已非聲色之可察而况松也詐蒼然月也詐

爛然貫之靈臺者即其書所謂清淨法身是已是豈
可以在山之松在天之月議吾師哉師名達蘊玉田
其號也俗姓曹氏昌寧人有為今
上元從功臣位政丞者師其季也

幻菴記

予之未冠也喜游山中與釋氏狎聞其誦四如偈雖
不盡解要其歸無為而已夢者寤則已幻者法謝則
空泡歸於水影息於蔭露晞電滅皆非實有也非實
有焉而不可謂之無非實無焉而不可謂之有釋氏
之教蓋如此稍長縫掖十八人結契為好今天台圓

公曹溪修公與焉相得之深相期之厚復何言哉及予官學燕京修公亦入山今三十年矣間或相值信宿則別迴思前日詩酒淋漓何可復得信乎其如夢矣信乎其如幻矣

玄陵歆公之風再請住持大寺公皆辭之雖逼迫入院不久棄去蓋視世如幻久矣嘗一典十貧法席一年未竟而

玄陵賓于天公於幻之味益親嘗矣青龍惠禪師之未京也公以書索予記曰身之幻四大是已心之幻緣影是已世界之幻空華是已然既曰幻矣是可見

也是可修也見其可見修其可修非如指月指矣是吾平日所立之地也夫豈入於斷滅哉又有所謂三觀者單複以成清淨定輪而起幻銷塵之術貫乎其

中則幻之益於末學也非淺々矣此吾所以表之居室而使聞吾風入吾室者皆得以自省也不然聞窅蕭海閣居之境何必立名立言以架屋下屋哉予固知公久又於功夫選獨公開口的答問意又知公名不虛得出於衆萬々矣今觀名菴之義非以自表將使游其門者有所據依為其用力之地故不以文拙辭又作歌以寄之曰台雲兮行太虛長風兮卷滄海

其未芳何從其去芳安在巷中高卧方閑道人月作
燈芳於作蓋重為告曰後之讀吾記者當學幻人心
識然後知修公之為人矣知吾作記之意矣請高著
眼代午夏五月二十又六日記

砥平縣彌智山潤筆齋記

韓山子既筆普濟浮圖銘則告其徒曰普濟我
先王之所師也道尊德高國中誰不致敬趨下風聞
緒論以為終身之幸我獨猶懶於伺候雖竹院僧話
亦未嘗一及於耳是以普濟之出入禁闥揀擇功夫
也亦不敢輕以進謁變吾所守蓋道不同不相為謀

故也師既未寂有舍利之異師道之益信於世闔國
奔趨惟恐不及猶又病無由致意於其間久矣有
自撰其銘則不敢不奉教但未知普濟之可吾文與
否耳雖然當世大儒秉筆者不少而猶獲承是命夫
豈徒然未嘗不自幸且自悲也既而門人行禮於僕
曰潤筆予却之曰師

先王之師也猶

先王之臣也以

先王之臣而銘

先王之師禮不當如是使

先王無恙親賜臣臣當辭謝矧今

先王在天之靈臨之在上臣敢貪冒自納於贖貨哉
師之弟子必欲報師恩者修舊寺之廢一以裨補國
家一以安處徒衆則雖不潤吾之筆其潤普濟之餘波
以及於物者當益無窮矣此釋志先志守之奔走與
夫定安君夫人任氏今為比丘尼名妙德之捨財而
彌智之有是菴也此韓山子之有是記也後之居是
菴者惟普濟之舍利舍利於其身可也吾儒者曰舜
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請銘其座右其檀
越名氏具錄于后戊午秋八月記

砥平縣彌智山龍門寺大藏殿記

大藏一部某官某之所施也始置于江華府龍藏寺
避不虞也自庚寅歲倭人犯濱海郡邑而江華當要
衝尤被其害具氏孫女卒篤戶印璫室卒宰臣具子
淳室謀曰吾大父歸依大法而施大藏不幸為賊所
躪亡失者幾半盍補正之於是移之敬天寺籤題函
藏完舊若新則又曰茲寺又近水去龍藏一間余莫
如深山密谷之為可保也適彌智山智泉等化大藏
于京中具氏喜而告其故泉等樂其得大寶於是無
為而成得有所歸施受可謂兩無心矣而龍門有寺

以來未備之事一旦而集具氏之子孫雖百世無復
有憂於大藏且以慰乃祖之靈於冥冥之中則龍門
天龍八部當護大藏如護眼目矣具氏可謂能後矣
予素不樂釋氏之教聞千函萬軸之說初恠其多也
及聞其目則曰經曰律曰論而經詮佛語菩薩語律
以著其儀論以演其義非盡出於牟尼之金口也至
於羽翼其道言稍近理者輒收入之宜其千函萬軸
之多也有學其學者目其書而心其義求千聖不傳
之妙於尋行數墨之間斯不負其師之教又若曰一
彈指頃大藏已轉則東野苑跋提河數十年間人天

圍遶當作何事觀邪雖然溪聲便是廣長舌曉在眼
前長不見學者當自體之無忽大藏殿凡三間其施
財以助之者止原郡夫人元氏也戊午秋八月日記

牧隱文集卷之四

牧隱文鶯卷之五

松風軒記

曾溪倫絕澗號其所居曰松風軒請予記予曰松之
 有心也貫四時閱千歲所以不改柯易葉者必有所
 以然風之為物也順八方動萬物所以無滯形跡者
 亦必有所以然試觀之千巖萬壑一坐具地左右視
 聽靜縛客塵渙釋俱盡絕澗何所為哉目覩焉而已
 矣耳聞焉而已矣聞之有動于心耶視之有動于心
 耶其必有遺視聽而不驚於其間者矣則蒼然而異
 於群卉穆若而異於衆聲為日用中清淨受用亦何足

尚我而絕澗方且痛其所居又以語於人曰我松風
軒一閑道人也而方內外交從而稱之曰松風軒倫
絕澗所居也無亦警中警於雖效穹窿在上則人指
之曰天也磅礴在下則人指之曰地也有身以起居
有屋以出入無所痛無所表不樂於群鳥獸乎尋師
訪道代不乏人有知師名者必躡蹻斷崖不避路滑
則皆曰吾將以扣松風軒也因以拂疑網開真開灑
然地松風於心體之間則累劫昏滯將無一點餘矣
其及物也復何言哉予之卧病久矣幸而得師
雖曰聽瑩夫豈無少得哉雖不吾請將有所贈

矧先之乎是以忘其鄙拙作松風軒記且告之曰松
風軒盡大地皆是也雖在千萬里外當惠我一陣清
涼可也不然吾之熱惱何日而濯請無忘是為記

清香亭記

舅氏中樞致政公植蓮小池將結亭其側走書問各
與記穡今病餘惟眷陵光風霽月是慕遂取其香遠
益清之語略述其義天地之判也輕清者在上而人
物之生稟是氣以全者為聖為賢其於治道也馨香
而感于神明求之三代盛時可見已眷陵當宋文明
之世追悼五季晦盲否塞之禍推明聖經大極之旨

以紹孔孟之統而其所愛乃在於此至著說以明之
猶以為未盡其意特結之曰蓮之愛同予者何人則
寥千載所以警動後學者深矣穉也皓首窮經日
以景慕華而舅氏愛同眷陵故其喜躍也為異於平
日吾想鄉先生賓客之至舉酒聯句晴波兩岸風葉
烟萼似畫非畫非詩似詩蒼顏白髮酣歌其中是為
葛天氏之民與義皇氏之世歟心寧而体舒氣完而
守寂不獨蓮香之清也而舅氏之清德當益遠播為
子孫之遺矣異日告老而飲卜鄰隙地得以陪杖履
更為舅氏賦之戊午冬至前九日記

擣亭記

門生已酉科仕元柳伯濡題其可居曰擣亭請予記
予訊其義伯濡曰擣擣散材也故終天年我東方學
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益齋侍中也益齋自稱曰擣
翁蓋必有所取也濡在先生之門視益齋猶大父也
子思述中庸亟稱仲尼道之所出也身之所出也今
伯濡優游省垣冠冕異常行路辟易八以孝吾親出
以友吾友揚至于今皆益齋侍中波及之餘也故取
擣以名吾亭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慕之也深故親
之也切親之也切故比之也彌近而不知讓焉幸先

生演其義予曰吾少也不讀詩草木之不知也益齋之言曰櫟之得樂其無用也蓋謙詞耳今子既曰散材亦是無用焉而已矣天下之物無不可用而木之用尤多宮室之居器皿之用朝夕之不可無也戈楛之備車輿之具緩急之不可無也則其入用之材皆可知已今伯濡不此之取而惟槁之是求真樂於無用者矣益齋自號櫟而終血殉堂歷事五代道德文章聞天下伯濡可謂知所慕矣益齋不世出人固不可不知量然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志者取法於上耳不可以自暴自弃伯濡其益勉之哉道德也文

章也天豈斬人乎哉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伯濡無怠於明誠之教則於体物不可遺之地自有呈露而不可掩者尚何無用有用之可言哉

石屏亭記

兗之州理三方皆大山獨北面平遠而南山之谷出水者二水之來又遠是以合流則其勢之益大也可知矣每年盛夏雨霖既作狂奔猛射破屋宅齧田壟為民害不小為之長者寧未重為之慮乎南山之下置分水院古人所以殺水勢也而卒莫之為於是二水走衝之地積石為城使水小西而北流地勢北下

水順其性民之害斯絕矣迺作亭於水之故道正據
其中分引欲流繞亭四面如辟水之制亭之前後累
土為嶼樹花木凡二町浮橋以出入坐嘯其中如乘
桴于海而群島之出沒於烟濤雲浪之間信乎其可
樂也回鵲楔天用之南游也得至其上既還京以牧
使金侯之書求名輿記予曰大禹理水見於禹貢一
篇大抵順其勢而導之耳秦孝文王用李冰守蜀水
作石犀壅水災及酈道元撰水經石犀已非水壻然
後之言水利害者必稱冰云因以求冰之心可見已
是以杜工部作歌行乃曰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波

濤恣彫瘵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登奔蓋調
亢氣平水土二帝三王之事而二帝三王之心之政
後世之所固有而未嘗頃刻之亾也然必求詭恠不
經之說以為經濟久遠之策則工部之心又可見已
雖然孔子嘗曰雖小道必有可觀石之鎮水愚夫愚
婦之所共知也象之以犀必有其理抱朴子之書言
曰刻犀為魚榭入水水開三尺則犀之為物可以避
水灾彰之明矣又况石為山骨犀又卻水之於是避
之必矣水既知避又導之下霈然無少齟齬日趨於
空曠之地滔之汨之至于海而後已水患何從而復

作色居何處而不寧書作斯亭當不在取例矣故以
石彛名其亭而取工部石彛行為之本又以抱朴子
為之證而斷之以春秋之法俾後之人知亭之作集
水災也奠民居也非徒為游觀設也豈是亭者考名
思義其必起敬於金侯矣侯名賞知印宰府掌令憲
司為汝有無能名

築隱齋記

門生宋文貴改貴以中字日彰取版築之築名其所
居曰築隱求予記曰文中之少也父母愛之甚愛之
甚則欲其身之顯于世其心可知也凡顯于世者三

曰儒曰吏曰武而吾之氣質近於儒故名曰文貴嗚
呼父母愛子之心如是可不深致其思乎文中私自
念曰人之身有良貴天爵是已修天爵而入爵後
之者士君子之所大欲也直欲求人爵而不顧天爵
則非吾儒者之事也天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也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一中而已也故更以中中天地
人所由立也貴無對焉則於父母命名之義不必及
而吾之所以用力者亦有所據依矣非有慕於河汾
也願併記之予曰中之訓中庸盡之夫何庸贅然日
彰既以中自命而所居則曰築隱予以是知日彰有

志者也中之用着於語默見乎行藏其體則卓爾而
莫可及也於是築室自居環堵蕭然日彰之中在焉
茅茨土階聖人之用其中也瑤臺瓊室後世之失其
中也日彰之中予益慕焉今夫士大夫得志行已華
其居豐其食內以適其欲外以夸其榮日惟不足幸
而傳之子又幸傳之孫蓋無幾也至於席未暖而移
居薛未乾而易主萊蕪之室非此之類也明矣但未
知毫牖歟圭竇歟繩樞歟華門歟如陶復歟如區脫歟
上雨欣傍風欣所可必者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耳目彰偃息其中其必有所慕焉非傳岩之野乎高

宗之夢與否又在乎天矣日彰惟中之是執焉終身
于築非所惡以形旁求非所欲中乎在人乎在天乎
福善禍淫厥類惟彰天道自不僭也日彰其益勉焉

圃隱齋記

予讀魯論至樊遲請學圃夫子曰吾不如老圃予以
謂遲也從聖人久矣仁義禮樂之不問而汲之於此
果何意哉聖人之志未嘗忘天下遲也不及知之於
聖人雖自道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然委吏乘田皆
在官者也在其官則盡其職盡其職者非獨聖人為
然凡為君子者之所共由也沮溺耦耕之對不恭矣

夫子責之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則聖人之志在天下
可謂至矣老而不遇也刪定讚修垂教萬世則若可
以農圃矣然猶未之聞也然則遲也之間不獨自鄙
又不足以知聖人也明矣雖然聖人以天自處其視
天下無不可有為之時故公山之召亦不遽斥陽貨
之禮亦不遽絕千載之下猶可以想見其為心之苦
矣其鄙遲也之間宜矣至於遲則其自處必不敢企
顏子顏子猶在陋巷則其不學干祿而學圃也何傷
哉由也求也見責於夫子至欲鳴鼓而攻之遲也親
見夫子怒形于色心自語曰由也求也我同列之良

也而尚如此矧我輩乎不仕則隱不隱則仕退而求
吾終身之地莫圃若也於是乎問其所以為圃之說
誠於中而發於外其樞衣函丈悲惋低回所以不得
已之狀又可以想見矣詩曰濟之多士文王以寧周
之治所以不可及也以聖門速七十從游三千而
學圃之問起于其間豈不益可悲也哉烏川鄭達可
歌鹿鳴而賁丘園之東帛擢壯元而擅文苑之英華
續道緒於濼洛之源引諸生於詩書之圃尤以善說
詩見稱當世奉幣金陵浮舟日本專對之才可謂不
負所誦矣嘗曰折柳樊圃則因晨夜之限通乎天道

之有常十月築圃則因寒暑之運而知民事之有序
民事洽于下天道順于上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
畢矣吾舍此何適哉於是圃隱名其齋求予記予
曰井田之法二畝半在田圃之所由始也但未知其
時亦有隱乎無也巢許隱美食不可一日無也其為
農圃也可知已今達可隱於圃而立于朝以斯道自
任抗顏為學者師非其真隱也明矣將與牧者陶者
而伯仲乎已未春二月庚申記

寶蓋山石臺菴地藏殿記

寶蓋山石臺菴比丘智純請予筆其化疏未幾又來

曰吾持疏走公卿間得米布可以給吾用矣吾老矣
猶懼一旦身先朝露不及見功役之畢然吾志也不
可不使後之人知之欲其繼吾志又不可以口舌傳
敢請先生一言予曰浮圖氏善幻多技能故其與作
易於拾芥梵刹之相望靈迹之有赫不可勝紀寶蓋
山地藏石像亦其一也地藏瑞應世所共知雖不筆
之記可也獨純之拳之于此其心不可泯滅也是以
書其語又以勉後之繼純者焉善乎純之言也生死
信無常矣故曰今日雖存明亦難保人之生死可謂
大事矣

鏡照不遺故於故依乞丐之際祛

其昏惑卑之聰慧古今已驗少跡多矣今純也既崇
信而奉事矣地截之所以益其智與否吾未之敢知
也則後之精勤以求之其得聰慧與否吾又未敢知
也雖然人之心與佛菩薩之心本一也故在諸佛不
增在衆生不減至愚之人一旦能有以悔罪求哀發
其本然之善心於俄頃之際則本心之全体大用宛
然呈露與夫一生宴坐全提單提而有得者無以異
也夫豈止於小聰小慧而已哉既
訊其
規制則曰地截石像三尺餘石室高六尺深四尺廣
四尺今純所作之屋北簷覆于石室之上每雨則簷

溜流石室北蓋所以庇石像且以便精勤者去

巨濟縣牛頭山見菴禪寺重修之記

懶翁之師指空也曰達順者先在堂下戒行緊潔同
列皆服懶翁亦奇之故其為玉師領袖萬衲尊榮無
對榻順師至與之交禮順師雖去避懶翁竟不敢自
尊是以凡在懶翁門者敬順師致禮悉出心悅非曰
吾師尊之吾輩姑從而尊之也順之為人如此重修
巨濟牛頭山見菴以宏幽谷所錄功役始末走神勒
珠上人求予記案其狀新羅哀莊王時有僧曰順應
曰理定入中國聞寶志公有遺教曰我後三百年當

有東國二僧至吾道東矣於是謁志公真身得其法
以木為騾仍載華嚴經以啟此牛頭山見菴之所由
作也山中又有尤晚義相慈明三大士遺跡存焉今
道正菴慈明菴是已見菴既齊未有復其旧者至正
庚子釋小山有風水學愛其地勝謀於順公順公與
大施主判事金臣佐及其門人曰某曰某即鳩村庇
工五閱歲而落成於甲辰某月對然為一叢林矣於
寺之良隅建懶翁影堂以致追慕之誠於是山門之
事畢矣順師欣然坐對三十八峰於語坐客曰天作
地裁以遺其人如此耶曰此峰其名曰某也曰彼峰

其名曰某也歷數三十八日惟不足順師之愛山也
可謂成癖矣珠上人言之如此故併著之己未六月

疎齋記

仁山崔夢父新作室于王殿洞之東峰塗墍茲將訖
功矣陟穿洞下孤柳間名於牧隱子曰予無才又多
病不能伺候攀援之勢無所接於吾身然自丁酉決
科以來今二十二年矣由掌書記補三館員累轉至
今揔郎禮儀司階奉常未嘗一日去職歲糜廩粟則
非不為有司之所知也然入仕久矣而官未離於四
品吾之命也吾之疎也命受於天非所當怨人非疎

我而我自踈何人之尤且以近日豪材傑儒多蹈禍
敗者觀之則吾之踈未嘗不甘心以內足夫何敢有
憚之意於斯須之頃哉吾將以扁吾室曰踈子幸
記之予曰踈吾所試也學之踈鹵莽滅裂矣吾雖悔
可追歎事之踈官曠職齊矣吾雖悔可追歎交友之
踈舊故見遺邂逅見猜矣吾雖悔可追歎君臣機事
不密害成將沾於危又非一再事上之踈吾雖悔可
追歎凡此四者有一於身足以存於世矣而况四者
之并乎是宜齋黜而官兩府再提文衡病居食封君
祿又將五年踈之於人為益大矣吾之所試者止此

今子又揭之室之楣安知子之踈他日不為我之踈
事進學益勵居官益勤交際益信則遭逢雖晚當展
素蘊必遠過於吾之事立功矣其叔踈之効必不瑣
瑣而已矣如天之福二老相携綠野堂上唱酬歌呼
蒼顏白髮得終天年則世之膠漆以為固城府以為
深牢之靈散解散者其有羨於踈齋當如何也踈乎
將與子同歎乎

無隱菴記

天台嵩山寺長老全義李氏之良也仕後也而棄之
學浮屠游曾溪首四選矣又棄之入山中直探佛髓

于心地未竟其父強之試僧選乃選於天台擢上上品而無量義處得三昧矣辛丑兵燹山林幾無遺師奉父母逃難安然如在室中父母大喜聞者亦服其為人矣不幸父母相繼即世師攀呼廬墓側終三年雖吾儒有志行者鮮有其比師之所守必有以異於人矣川寧縣母氏之家也山水之勝旣徐之饒易於度日非如崎嶇深遠啖松栢烟霞絕世而莫與隣則師之所居當有措紳儒雅之往來然地稍僻人又罕至師之心可知矣幸而東亭南游會晤酬唱惟日不足師之所居則無隱者也東亭既愛其人又樂其

有梅竹水石之勝至于今不能忘予懷使予記其菴以寓思慕之意予曰菴之義吾蓋未之知也獨吾夫子有二三子吾無隱之語吾平生所用力而未見之地也今師異端也不足以語此雖然師之心既非常髡矣既孝父母矣既愛君子矣則吾儒者當進之又進不當以異端麾之也嗚呼世之覩面目而驚然其所為者皆隱之類也而師洞然無纖毫芥於其間謂之無隱名不虛立矣吾試觀之菴之中有人焉人至則如見其肺肝也菴之外有山而明有水而清所謂纖塵不立之境則人也境也堂之落之橫亘十方

堅窮三際誰復更覓主人公哉予病也久思欲一游山水間以快平昔之懷無隱菴倘容吾一宿也不請以為記

六益亭記

上洛金直之子同年進士也年長吾四歲甚相善日相從不忍別則夜同宿挑燈哦詩直之之父母亦喜其好學也厚以酒食啖我輩子至今不能忘也予既僥倖驟登宰府再知貢舉直之猶為諸生出入棘闈每考閱畢則語于心曰直之今又如何及榜出則直之不第心有痛焉雖直之自痛亦何加於予哉由是

知公於心不如公於法也直之長於詩律幸今詩賦取士直之又丁外艱不得赴試者兩科矣嗚呼悲哉然直之之心猶未已也不得於世則必悶于心求所以娛心之術莫如山野之自適晨昏之自養焉於是卜地於尚之支縣曰青驪者作室以居取晉處士陶靖節松竹菊三益之語益樹以桑栗柳而自名其亭曰六益求予記予曰損益之象著於易卦不必言也損益之友詳於論語又不必言也直之好吟詩詩之比興蓋其所得者深矣予又何敢贅哉然賓客之登斯亭者未必皆知直之之心名亭之義故略述直之

之拳之於六物者以告焉松之有心竹之有苞貫四
時而不改柯易葉君子之所取也菊之隱逸隱者之
所取也桑記豳雅衣裳之本也粟者楚丘祭饗之用
也抑之為物因時感人忘其私而勤於奉公給於用
而易於求取者也直之居於其中觀寒暑之推移樂
時物之變化隨感而應吟為詩歌入於無形之形嚼
其無味之味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矣直之雖
不得於世其所以自得於身者如此嗚呼與齒去角
造物真斬人矣吾今也憂病困頓至于九年之久適
足以適吾年直之之不遇而老也宜得以娛其心而

寧其軀為同年奎走摧頽者之所跂也六益益其德
乎益其壽乎直之真吾益友矣己未四月二十二日記

送月堂記

李少尹來語予曰家君棄官老于開寧于居之西置
一室端居心西方口誦其世界之主之名久而易服
如真淳魯氏焉然其飲酒愛客猶前日也而先生未
由至其中家君思先生則不少置如得先生一言驟
之堂之聲是家君日對先生面而少慰其縣縣之情
矣願名之又符其義焉予曰公吾所從游者也其輕
世肆志雖古高士無以過之蓋衣冠之胄而官不甚

達勢有所必至焉耳訊其面勢則平野大川金鼇之
山在其南直指之山在其西東北衆山低揖蒼外鑿
池堂前種芙蓉揚柳以寓所慕之幻境所托之隱居
幻境即所謂西方隱居則晉處士也瞻流望月情與
悠然雖吾儒何以及李氏父子間哉雖其志在於弃
世遠慕西方之人而扶吾之綱常以興慈孝之風以
善一鄉之俗蓋可知也送月堂不可無記矣予病久
矣乞骸骨將老咸昌而未遂也如天之福得償所願
匹馬往來百里山川一博風日當叙旧日從游之樂
大作送月堂詩一篇為公歌之傳盃一問緘阿其少

弭節乎少尹名鞅是予姻親古是為記庚申正月初
吉記

牧隱文藁卷之五



